长期坚持,

稍成模坯。

突然发现学

问太差,从 此转读历

说、不看散文,不看诗词。

满一堵墙, 笪作青春"泥上指爪"

间、地点、人物,四要素不能空缺。

偏偏我前看后忘记,熊瞎子摘棒

子,摘一个掉一个。我用短处杠长

想到尽头看看。没有地图,等于瞎

子摸象,结果鞋里套了袜里,七里

传了八里,一团乱麻。图书图书,

图在前,书在后,可见图的重要

性。于是搜集地图,从中国地图到

世界地图,又发现古今地名不同。

原来还有历史地理一说。于是又

处,矮脚虎抢篮板球,如同

戆大拗手腕,左手掰右手,

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历史

书读多了,又发觉地图是拐

杖。读历史如时间之旅,总

之前买下的各类文学书籍填

历史需要硬盘记忆:事件、时

上海的秋天,不只云淡风轻,还有浓墨重彩-

年艺术节前后,总有好戏一台接着一台上演,而我则拉

着女儿、像小时候父母带着我一样,见缝插针、不亦乐

乎地赶场子。不过,这次的赶场,我有些提心吊胆:由

已故著名导演图米纳斯与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联手



古代到近

代,从区域

到世界,有

布质的虹口

新民晚報

ク

尼

亚

与

教

授

在

青

春

里

木目

如果没有书房,家就待不住 少儿时我属周勃之流:不读 书,勉强考上大学,垫底的;学历 呢,垫底的:至今本科,自称"铺地 板"的。

作为脑力劳动者,我没有文 化自信,做不成学问,那就下海, 终于有点钱了,免不了读书人的 癖好:筑书房。钱是个好东西,缺 啥补啥、叫得应,买自己喜欢的 书,等于买自己的向往。

1997年之后,上海推出商品 房,我随即买房。买一套就空出 一间当书房,再买书填充。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好比当下,先有 婚房,再有新娘。

前胸上插袋别一支笔,那是 识字的;别两支笔的,那是大学 生:别三支笔,那是金笔厂形象代 言人,我置办书房,就属癞蛤蟆穿 绿衣,冒充青蛙。

按照三千小时成才原理,长 久专注一项,不是专家也是"砖 卖油翁早就解释其中巧妙: "无他,惟手熟尔。"我喜欢写作,

瓜

在梦境的星河我们常常遗失一些碎片,它们或是一 条狭长的河,水流湍急,彼岸迷离,在那样一个短暂的空 间里,寻找只是河流走向的一部分,未知而迷惘。有时, 它们又幻化成一些熟悉的场景,一些远去的背影,这些温 存清澈,感召通达,把失去的逐一还原,让陨落的再次升 腾。我们不知道这些梦最终流向何处,但

> 它们又的确落物有痕,存在和拥有是两种 呈现方式,相互交织,又彼此消融。 在地里劳作了一天,晚饭后,祖父照

例带着我和阿黄去瓜田守夜。

这三亩多瓜田是我央求着父亲种 相比那些挨挨挤挤的冬麦和蜿蜒的 玉米地,谁不想谨守着一份甜蜜呢?但 瓜田需要有人看着,特别是夜里。倒不 是防备宵小,远处的河岭上常有野鸡、狗 獾、刺猬下来偷瓜。这些动物灵性十足,

又各有本领,野鸡喜欢挨个啄上两口,像是在丰硕的土 地上巡验。刺猬却只挑最大的西瓜,它先是挖洞,接着 啃食。有两次被我直接在瓜肚里捉到,翻着圆滚滚的 灰白肚皮,贼溜溜的眼神儿左顾右盼,偷感十足。

夜里我们就在田埂上支起一张棕床。棕床睡久了 会塌陷,这样我就更加贴近祖父。瓜田的一头是田埂, 埂道坑洼不平,中间长满了半腿高的野草。另一头是 水渠,主要作灌溉和排涝用。水渠绵连,又穿过狭长的 岭沟通向外河。不远处也有过来守夜的乡邻,低声说 着话,这却让空旷的原野多了些生气。

等到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下来,祖父开始给我讲故 祖父识字不多,但会讲故事。这可能和他喜欢听戏 有关,村里丰收后每年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你方唱罢我 登场,有时赶场子能听一整个年关。我最喜欢听《西游 记》,因此常常把孙悟空的金箍棒带到梦里,次日醒来发

现金箍棒不见了,便告诉祖 父。祖父说那是孙猴子拿 着除妖去了,以后会还回来 的。我至今都还等着。有 一次,晚上我吃了不少瓜, 梦有便意,却又不醒。匆忙 中寻到一棵大树,算是放下 心来。次日一早,才发现那 棵树竟然是祖父的大腿。 这件事祖父记忆犹新,每每 提及,竟有得意。

有时我们就躺在棕床

上看星星,每一颗星星都在眨眼。我问祖父星星里面 是什么,祖父说那是每个人的梦想,你许一个愿,一颗 星星就出现了。我常常许着愿就躺在祖父的怀里睡着 我不知道自己许了多少愿,但毫无疑问,星池确实 被梦境挖深了许多。

再有时他就给我讲传说,北斗七星和天干地支,牛 郎织女和吴刚伐桂,很多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多数 时候是现场编剧,但谁又能说祖父的故事是错的呢。 这样津津有味的时候,阿黄多是在田埂间的野草中翻 弄,捕捉蚱蜢之类,也或者会突然支起耳朵,"窸窸窣 窣"的声音异常清晰,不待祖父号令,它就像枚流星穿 梭在瓜田里,远处传来了野鸡"扑棱扑棱"的逃离声。

更多时候,我就这样拥着星河入睡了。半夜醒来,睁 开眼就看到星星,星星也在看我。次日清晨开始起雾,星 星和梦一同消失了。但到了晚上它们又一同出现。

这些梦在多年后的一个晚上又悄然来临。弗洛伊 德说梦的遗忘有倾向性,是为了抵抗精神的审查。我 想这并不是遗忘,那些星星还在,故事还在,河岭还在,



丰硕的土地还在。我们不过 是把一些梦境的碎片遗失在 某个空间了,就像孙悟空的 那根金箍棒,我一直相信,有 一天它还会回来。

书房:趣味杂货房

五颜六色

次洛把卓央心爱的小

白羊"央嘎尔"叫白骨精,卓

央把次洛的放生羊"次塔

尔"叫白骨精。两人一旦发

生小摩擦,就互不相让,各

自数落对方,各自的羊儿也

一次,次洛和

卓央便骂道:"你那个霸道

的白骨精,就知道欺负胆小

的羊儿,应该把它从羊群里

赶出去,让它在野外流浪,

那样,它就成了名副其实的

'次塔尔'了。""你的那个白

骨精,本就不属于咱家,应

该把它赶到野外去流浪,让

野狼或者野狗吃掉它!"次

学毕业,卓央开学就要升五

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小牧

村铁 卜加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条笔直的公路从乡政府

修到了铁卜加村,承包到户

的牛羊给村里带来了实惠,

短短几年里,每户人家手头

都有了些钱。家家户户几

那是我和次洛就要小

洛毫不客气地还击卓央。

就不幸"殃及池

鱼",遭到一顿痛

卓央为一占芝麻大

的小事吵了起来,

<u></u>

中,不看长篇小说,不看短篇小 区地图,有周振鹤的《上海历史地 图集》、谭其骧宇编的《中国历中地 图集》、《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 我的读书习惯,喜新厌旧,如蜻蜓 点水,广而不深。涉及面越来越 一,地图越买越多,开本越来越大, 又是木浆比重很高的道林纸,很 重,携带不便,只能供在书架上,于

是书房成为砣,拴住你,轻 易不出门。

因为做生意,买了许 多经济学的书。因为喜欢 书画,又怕假货,就只买赝 画册。后来发现书画拍卖

会的宣传画册,不仅免费,而且印 刷质量比画册艳丽,于是游走各 个拍卖会,搜集画册。画册开本 比地图还大,又占据了几堵墙。

于是我的书狡兔三窟,历史 与地图放在卧室隔壁,文学与经

家的方式一下子改变了。

学,都是自己走路穿过一片

装点在绿草之间,雪雀、角

百灵不时被我们的脚步声

惊起,忽然从开满野花的草

丛间起飞,冲上天空,把一

串啁啾的鸣唱散落在我们

头顶。冬天,牧草枯黄,寒

风呼啸,有时,突如其来的

大雪让这片草原变成白茫

茫一片,牛羊和小动物们把

它们的蹄印和爪印留在雪

地上,有时还能看到平时难

得一见的兔狲、荒漠猫的爪

印。在雪地里寻找和辨认

它们留下的踪迹, 也是我们

的一大乐趣。然而,我们忽

然就不用走路了,家长们就

像是在统一行动,开始骑着

摩托车接送我们。早晨,家

长骑上摩托车,后座上载着

日

江

山

平都买了摩托车,有了摩托 我们,发动、踩油门,轰隆隆

济、画册放在办公的会所里,还有 发誓不读的书,运到千里之外的 神农架民宿,分置在每个房间。 现在公司会议,在书房里开,满屋 书架: 朋友来访, 在书房接待, 允 许赤膊, 坦诚相见: 教训读初中的 儿子,需要讲人生大道理,放在书 房, 庄严肃穆, 背暑墙很切题。吓 得儿子有事找我,就是不进书房, 怕我触景生情、借题发挥教训 他。书房是我的大本营,也是练 功房。"背"有诗书气自华,还有孟 子所谓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我因自卑而自尊,为免遭斜 眼、冷笑、呵呵之类,文化圈朋友 很少。但我是社会性动物,小兄 弟来我家,踏进书房,惊呼:"阿 哥,侬可以呢!"接着睁大眼乌珠, 弱弱地问:"这些书你都看过?"我 哈哈大笑:"哪能可能?最多 1%。如果100%,那就是书呆子。 最后自嘲:"我是取其精华。"发问 者的面部肌肉终于松弛下来: "噢,懂了,侬的书房就是药房。 药柜上的货,东家不吃呃。

车,我们之前上学和放学回 校。放学时,家长们各自等 之前,我们上学或放 候在学校门口。我们出来, 家长就像母牦牛认领各自 平坦广阔的草原。夏天,这 的小牛犊一样认领我们,发 片草原姹紫嫣红,各种野花 动摩托车,踩油门,轰隆隆

真白骨精现身羊群 又到了家里。上学 和同家的时间的确 比以前从容了,但 我们立刻发现,之

前我们穿越那片草原时的 乐趣荡然无存了

一段时间后,我和次 洛率先拒绝了家长的接送, 依然像以前一样步行上学 放学,只有卓央拗不过她的 阿爸,依然被驮在摩托车后 座上,行走在从村里到学校 往返的路上。每天一早,我 和次洛早早就出发了,在我 们之后从容出发的卓央很 快就超过了我们。看到我们,便挥手大喊:"再见,我 在学校等你们!"没过多长 时间,卓央也拒绝阿爸接送 她了,她又回到了我们这个 "西天取经"的队伍里来了。

村里也有了小卖部, 出售一些日常用品:砖茶、 盐巴、酱油、醋等,但更多的 是小孩儿们喜欢的瓜子儿、 花生、水果糖,还有许多以 前没见过的小零食。学校 门口也有几个摊贩,兜售着 各种玩具:玻璃球、卡片、塑 料手枪、铁皮跳跳蚌……

徽州沱头面

隆,没一会儿工夫就到了学

隆,没一会儿工夫

卓央喜欢吃零食,同 时也是个细心人。她把家 里的牛羊脱落在牧圈和围 栏里的牛羊毛一点点捡起 来,收拾干净,积攒起来,带

一声只有青春的生命才能发出的清亮喝 彩,然后,娃娃拼命鼓起掌来。我喜不自 禁,正想跟她确认是否真的看懂了,她却 轻轻叹口气,"明天又要同学校了……不 过跟万尼亚舅舅和索尼娅比,我们还是很 幸福的,班里30多个同学,轮着了解一遍, 一年就过去了,还怪有意思的…… 我忍不住在心里大大地赞叹,也惭愧 起来:人家岂止是看懂,分明还进行了深 刻思考——可不是吗? 其实我们每个人 的心灵庄园里,都同时住着"万尼亚舅舅"

和"教授"这两个角色:前者勤勤恳恳,

直把供养后者当作精神世界的支撑和努

打造的契诃夫经典名篇《万尼亚舅舅》, 对十五岁的中学生来说,会不会太无聊?

你看剧"的担心,我一边沉醉于舞台上的

精彩,一边诚惶诚恐地悄悄观察身边娃娃

的脸色……终于要结束了,当幕布缓缓合

上又拉开、演员们开始谢幕时,耳边划过

怀着被嫌弃和被恐吓"下次再也不跟

遇 力奋斗的意义所在,可突然有一天发现 这个"支撑"并不足以成为终极"意义"时,信念便顷刻崩 塌;后者,则像他自己所说:"把一生贡献给了科学,不懂 生活的琐碎。"因为"一向所接触的,只限于书房、课堂和 优秀的同事",所以,当突然面对真实的生活,便觉得"所 听见的只是些琐碎无聊的话……我所爱

的是成功、声望、到处热烈的欢迎,而我在 这里呢,却像是一个被放逐的人啊……" 精神世界的无意义感,现实生活里

的被放逐感——这其实是不少现代人, 心灵港湾 尤其是正处于自我建构关键期的青少年内心剧场的种 种折射。"万尼亚舅舅"和"教授"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构 成了成长最核心的命题。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学着与 "理想信徒"与"现实裁判"这两个角色共处。这场内在 冲突的爆发,其实是心中的"万尼亚"觉醒的时刻。当青 少年发现,长期信奉的某个目标——比如考入名校— 或许无法带来预期的生命意义,当他们察觉所有的努 力可能是一场错误的付出时,便会经历万尼亚般撕心 裂肺的痛苦,"我浪费了生命!"这种幻灭感强烈,却是 走向真正成熟的必经门槛。它逼迫孩子们区分:何谓 他人赋予的价值,何谓自己认可的意义。

显然,对女儿来说,"了解30多个同学"就是她当 下认可的意义。

当灯光熄灭、观众离场、各回各的现实时,但愿年轻 的心能懂得:不必急于驱逐内心的任何一方。那片喧嚣 过后的庄园,那份混合着失望与希望的平静,正是生命最 直实、也最富韧性的模样。在接纳与平衡中,我们才能在 自己的心灵庄园里,成为真正的主人,成为我们自己。

到乡上,趁着学校午休的间 隙,跑到离学校不远的收购 站出售,所以她手头总是有 钱,买了好多好吃的,藏在 书包里,也藏在家里。

次洛家有一只很不起 眼的小母羊,白色皮毛上 布满不规则的驼色斑点, 貌不出众,不像其他羊,喜 欢往雪豹山或者青稞地里 跑,而是喜欢往主人屋子 里钻,它偷吃过次洛阿妈 准备磨糌粑的炒青稞,偷 喝过装在酥油桶里准备打

酥油的牛奶。

这天,次洛和卓央吵 架吵得正欢,忽然听到屋 子里有动静,急忙跑去-看。原来是小母羊把卓央 藏在自己卧室里的小零食 翻了出来,其中一种豆制 品,名字却叫"唐僧肉" 次洛看着满地的零食. 捡 起一包"唐僧肉",看着那 只小母羊说:"原来它才是 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啊!' 一句话,把正在气头上的 卓央给说笑了。

中部的人主义 在徽州,能想象一碗面条没 有浇头吗?倘若如此,那只能是 面条一碗了。在徽州地面上,浇

头面最常见的是肉丝面,浇头便 是肉丝了。看似简单,其实它是 很讲究的。肉取自猪之前胛或 后腿,肥瘦三七开。笋是第一佐 料,春天的鲜笋固然是好,可总 不能四季皆有吧! 其实,最佳选 择是毛笋的笋干。长于高山,上 承天露,下接地气,纯粹自然。 坊间传闻休宁县璜尖乡深山里 的毛笋最好,且笋干是炭火烘焙 出来的,不用太阳晒,特别嫩。 其次是五城龙湾的豆腐干,老品 牌。我每次从徽州回来都带不 少,本意是好好炒几回肉丝解 馋,但大多成了夜里看电视时的 腹中之物,用热水涮涮便可细嚼

> 走亲访友, 奉上一碗肉丝

慢咽,且原汁原味。

面,足见你与主人的关系非同一 般。我喜欢这种很有仪式感的场 面:老宅堂前八仙桌一张,周边四 条凳,桌面上有肉丝面八碗,一帮 至爱亲朋客气着依次入座。那面 与平日大不一般,浇头足足占了 三分之一: 但也 只是浅浅一碗, 汤水漫讨, 清清 爽爽,用白瓷带 蓝边的碗盛着。 荷包蛋是第二种浇头,徽菜重油 重色,面汤也要放酱油,有金黄灿 烂的荷包蛋做浇头,相得益彰。 此时待客一定要成双成对,有主 人热情,一碗面上盖一层肉丝,碗 底还扣了两个荷包蛋,真正是面 子里子都有了!

再排下来就种类繁多举不胜 举了,特点是朴素实惠。最喜欢的 是辣椒炒豆腐干。豆腐干拒绝真 空包装,早晨去菜场自行采买湿漉

鲜软的;辣椒切忌大棚,这很难做 到,除非正当时令,你自己挎着竹 篮,去农家菜园摘取。这好像已成 为乡村旅游的一个项目,城里来的 贵妇人花枝招展,颤颤地进菜地采 摘摆拍。突然,-个蛾子什么的从

辣椒棵里飞出 来,吓得她用了 篮子,逃之夭夭, 惹得一边的乡民 哈哈大笑。

我喜欢吃面,每次回故乡,都 认定一家吃几回。店面临街,不 大,浅浅一碗面,浇头五六样,有辣 椒炒笋丝、烧笋衣、炒莴笋、腌豆 角、腌生姜等。素是素,但家常可 口,不折不扣的徽州味道。用大钵 子盛着,满满的,可任意添加,颇似 汪曾祺先生在西南联大做穷学生 时去的那家小饭铺,各色小菜可由 着你吃。我尤其喜欢其中一味:酱 烧萝卜丁。酱估计是自家做的,味 道纯正醇 七夕会 厚,萝卜切

成方正小块,烧得入味,进口几近 酥化。舀一大勺浇在面上,搅拌上 下来回,比过北方的炸酱面。略欠 缺的是,少了一点虾皮什么的,别 小看这玩意,绝对地提鲜振香。

那年,几个外地朋友来徽州 玩.我陪他们来此店吃早点,品尝 了锅贴包子诸品种后,最后要吃 面。女士们估计基本饱了,要了两 碗面几位平分,却不肯放过那几样 自助浇头,都狠狠地大夹特夹, 副不吃白不吃模样。当然,主要是 浇头好吃可口。末了,老板娘用当 地方言与我结账,原本八元一碗收 十元。我不解。她不平地说:"像她 们这种吃法,我不关门才怪呢!看 你是这里的老吃客,才加收两块。"

出门后,她们问我用土话与老 板娘叽里咕噜了什么? 我回答: "老板娘说你们长得真好看。"